

《北京文学》国庆60周年征文文学作品展

下

中国阳光

北京文学月刊社/策划 黎晶/主编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北京文学》国庆60周年征文文学作品展

下

中国阳光

北京文学月刊社/策划 黎晶/主编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目录

下集：开国盛典

第四辑 飞越人间

- 305 飞越人间 (报告文学)/ 李鸣生
382 远远的台湾,近近的台湾 (散文)/ 刘翠婵
385 中国在太空行走 (诗)/ 商泽军
386 夯歌 (诗)/ 胡 杨
386 北京,早安 (诗)/ 郭金龙
387 辽北的三个村庄(诗)/ 赵明舒
388 黄土坡的草(二首)/ 高若虹
389 神七问天(诗)/ 沈 阳
392 祖国和我(诗)/ 苗红年
393 中国红(诗)/ 周大强
394 为丰收加速(组诗)/ 魏维伟
395 杭州湾南岸:从村庄到城市(外一首)/ 俞 强
397 从“六一”到“七一”(诗)/ 郑 颐
397 有一个词语(诗)/ 常建世
398 写下棉质的祖国 (诗)/ 刘馨泉

第五辑 开国盛典

- 399 开国盛典 (报告文学)/ 林玉华

- 432 北飞,1949(报告文学)/ 张海飞
490 一家人的生命刻度(散文)/ 李天斌
495 锅底下的变迁(散文)/ 杨刚良
501 邮政所里的芝麻事(散文)/ 沙 克
505 祖国,你是大地展翅的中国(组诗)/ 黄 葵
506 祖国·大地(诗)/ 黄明山
508 在就斯特罗仰望祖国(诗)/ 韩宗夫
509 城市:美好生活的大百科全书(诗)/ 马 也
510 长安组诗(诗)/ 鲁绪刚

第六辑 祖国和我

- 512 守望天山 (报告文学)/ 党益民
574 我的共和国阔步向前 (散文)/ 张守仁
579 六十年间人事物 (散文)/ 杨永平
586 山间小调(散文)/ 敖 维
589 军嫂情感(散文)/ 王成成
593 麻班长(小小说)/ 李立泰
595 祖国啊,平安(诗)/ 黄 强
596 我看到的秋天(外一首)/ 吴德欣
597 十月(诗)/ 陈伟泉
598 为祖国巡逻(诗)/ 赵玉亮
599 雪域之巅上的祖国(外一首)/ 黄劲松
600 让我们一起喊,我爱你祖国(诗)/ 高若虹
601 复兴(诗)/ 寒 山
603 我和我的祖国(组诗)/ 石英杰
606 我们是母亲的泥土(诗)/ 唐以洪
607 我一直想带着孩子到天安门广场(外二首)/ 吕宏友
609 商丘(外一首)/ 康广洲
612 献给抗震救灾战场上的英雄(外一首)/ 冯凯翔

令世界瞩目、让国人骄傲的中国载人航天发射工程,对于常人来说,无疑充满了神秘色彩。在它的背后,有着无数惊人内幕和众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七号,从准备点火到安全返回,每一步都事关生死成败,必须保证万无一失。每临发射,上动中央领导,下系普通工作人员,牵一发而动全身,悬念不断,步步惊人。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李鸣生以大量翔实珍贵的材料,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辉煌历程和航天人的生动足迹,其中披露的大量内幕,必将带给您新鲜的阅读体验,让您叹为观止!

飞越人间

——中国载人航天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李鸣生

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人类进入航天时代。1961年,苏联宇航员加加林飞向太空,人类首次实现了飞天的梦想。而自上世纪50年代末起,中国航天人也开始做起了飞天梦。然而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曙光号”历经17年生死折腾,最终沉没于“文革”的标语口号之中。1992年,中央批准了载人航天工程。于是中国航天人历经九年卧薪尝胆,终于在千古洪荒的大戈壁,连续五次发射了“神舟号”飞船,最终圆了一个民族千年的飞天梦!

第一章 飞船开膛破肚

1999年,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最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神舟一号”飞船发射进入倒计时。

但形势不容乐观。

5月8日,美军用三枚导弹偷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导致使馆毁坏,人员伤亡。中国人的尊严再次遭到重创!消息传出,中国人愤怒了,纷纷上街声讨美军的暴行!正在埋头苦干的航天人也愤怒了,不少科技人员一大

《北京文学》国庆60周年征文文学作品展

早便赶到工厂,参加声讨大会。某研究所一位书记还带着一班人马,将本研究所生产的软质防弹背心送到《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国际部,托付他们一定送给正在南斯拉夫采访的中央电视台记者白岩松。而在驻南使馆被炸身亡的朱颖的父亲,也来到航天工业总公司,流着眼泪对航天人说,在你们这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国家的力量,一种民族的力量!我只想拜托你们,再加把劲儿,再快一点,让我们的国防再强大一些!

十天后,即5月18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召开首次飞行任务工作会议,七大系统老总聚首北京。会上,总指挥曹刚川神情凝重。他说,当前国际形势严峻,但载人航天工程必须继续往前推进!五十周年大庆、澳门回归、飞船首飞,是今年中央提名的三件国家大事。所以,“神舟一号”首次发射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接着,副总指挥长沈荣骏宣布:1999年11月8日至12日,在酒泉发射场择机发射“神舟一号”试验飞船!

会后,载人航天工程七大系统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开始了最后的冲刺!

7月23日,载着“神舟一号”飞船的专列从北京悄然出发。三天后,专列顺利抵达酒泉发射基地。千古荒原第一次出现飞船,发射场的官兵们感到非常新鲜,围着飞船看个没完。8月15日,“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出厂,三天后同样顺利抵达酒泉发射基地。

酒泉发射基地位于西北大戈壁。这里史称“死亡地带”。早在新石器时期,东西方文化就在这里交汇。从西汉至明朝,历朝历代均在此建立过城池。可惜明朝之后,此处500余年与世隔绝,无人问津。1958年,新中国在这里创建了第一个导弹发射场,组建了共和国第一支导弹发射部队。现在,中国第一艘飞船又将从这里起飞。只是,这一天发射场的官兵们等得太久了!

7月的戈壁滩酷暑难熬。飞船、火箭运抵基地后,各系统迅速展开工作。10月2日,火箭、飞船与地面设备大合练。合练中,火箭系统一路过关。但飞船系统在第二轮测试中,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一个定向陀螺仪被卡在了里面,原因不详。控制器属于环控生命保障系统,事关航天员的安全。而陀螺仪则是飞船的“眼睛”,它为飞船提供定位的基准信号。如果陀螺仪出现故障,飞船上天后就不能沿着预定的轨道飞行,更无法正常返回。

问题一出,发射场顿时炸了锅!因为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就必须打开飞船的防热大底,对里面的设备进行一一检测,待排除故障后再把飞船大底重新合拢,重新密封。但业内人士都清楚,打开飞船大底,非同小可!飞船大底在合拢、密封之前,里面的每台仪器、每根导线、每颗螺丝钉、每个焊点,都是经过无数道严格程序检测过的。现在要打开飞船大底,就意味着里面已经安装好的火工品要重新装配,70多根电缆线要重新拔出,对陀螺仪的精度要重新测量。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碰坏一个焊点,接错一根导线,发生一点纰漏,便有毁掉整艘飞船的可能。据有关部门计算,打开大底再重新复原,新的损害概率是96.3%!于是,飞船的大底是拆开还是不拆,成为首次发射飞船争论的焦点。

一种意见认为,飞船上有备份,这个坏了,可以用备份顶替,还是不开大底为好。因为“神舟一号”飞船本来就是用电性测试船改装的,经不住折腾,万一大底开坏了,就会废了整艘飞船,首次发射也就前功尽弃!另外,离发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了,若要打开大底,势必拖延发射日期。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虽然打开大底确有风险,但不带问题上天,是发射场几十年来一条铁的法则。只有打开大底,排除了隐患,飞船才能上天。虽有备份,但备份是留给飞船天上用的,如果飞船还在地面上就用了备份,上天后万一出现问题怎么办?

最着急、最难受的,是飞船系统总师戚发轫和总指挥袁家军。因为无论采取哪种方案,都很为难:不开大底,飞船会带着隐患上天,有风险;若打开大底,稍有不慎,出现纰漏,也有风险!从内心来说,他们很不愿开大底,因为这艘飞船从设计、研制、生产、检验再到完全合拢,凝聚了飞船系统三万科技人员七年的心血!如果真要给飞船“开膛破肚”,他们实在于心不忍!何况开大底风险非常大,搞不好就会赔了夫人又折兵!袁家军说,拆开大底有14个风险,这些风险中又有四个风险是致命的。在拆开大底的过程中,如果碰到电器,还可以测量。如果碰到火工品或打包锁和非电传爆产品,就没法测量。一旦其中任何一个发生爆炸,人员和飞船都不安全,大家七年的心血就会付之东流!但若不开大底,万一上天后再出现问题,这个责任谁承担得起啊!结果,折腾了一天,飞船大底是拆开还是不拆,谁也定不了。不仅飞船总师戚发

韧定不了，大总师王永志也定不了。

事情很快惊动了北京。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曹刚川等当即乘专机赶到了发射场。是夜，工程指挥部召开七大系统“两总”紧急会议（即总指挥和总师会议）。会上，对于开不开大底争议仍然很大。争吵到最后，大家不说话了，都看着总指挥曹刚川。曹刚川到发射场后，只听汇报，不表态。不是不表态，而是很难表态！但现在他必须表态了。他说，我知道，你们都等着我表态。不拆开飞船大底，就不会捅出新娄子，就能保证发射的进度。如果备份在天上听话，还能保证试验飞船的正常飞行。这样的话，上下全好交代。不错，“争八保九”，我喊得最厉害。用电性测试船改装试验船，最后也是我拍的板。现在飞船肚子痛，难道我们要让它到天上去拉稀吗？大家盼着我，我知道，有盼着我，说一个字的，也有盼着我，说两个字的。我现在就说一个字：开！而且谁开谁得立军令状，绝对不能开出问题来！

会议结束后，全部压力都压在了飞船系统上。由于压力太大，航天专家张宏显走出会议室，眼泪都流出来了。

拆开飞船大底这天，测试大厅气氛异常紧张。上至副总指挥，下到技术员，全围在了飞船的身边。

返回舱的起吊，是拆开飞船大底的关键。如果返回舱吊起来不晃动，就算成功了一半。要是返回舱左右晃动，火工品就容易爆炸。所以起吊之前，大总师王永志缓缓走到飞船返回舱跟前，亲手把每一根吊带摸了一次，又摸了一次；而飞船总师戚发轫则把起吊的各个关键岗位检查了一遍，又检查了一遍。当时有人看见，两位总师的眼里都噙着泪水……

飞船大底终于拆开了。专家们发现，故障的原因并不复杂，是一根小小的信号线在合拢大底时，不小心给压断了！专家们如释重负。一位女技术人员还当众哭出声来。由于飞船拆开大底耽误了时间，原定的发射计划只有往后变更。这一变更，发射窗口就必须重新确定。所谓发射窗口，是指适合发射飞船的时间范围。发射窗口有长有短，长则几天，短则几分钟，依具体气象、天体情况而定。有关部门重新预测的最佳发射窗口是11月18日至22日。于是指挥部将11月18日定为发射日。但发射窗口刚刚确定，太平洋上又传来一

条消息：“远望一号”测量船在海上遇到强烈风暴，无法继续向前！怎么办？

此前，“远望一号”测量船曾遭遇过两次台风的袭击。没想到这次根据气象预报，未来三天之内，还会出现更大的海风！于是“远望一号”测量船能否抗住海上风暴的袭击，按时到达指定海域，又成为发射场人们心头的一大悬念。

而就在这时，飞船应用系统总设计师顾逸东又接到了北京中科院空间环境预报中心传来的一份加急电传。这份电传说：根据天文预测，1999年11月18日，太空将会出现狮子座流星雨！如果“神舟一号”飞船在18日发射，飞船极有可能与狮子座“流星雨”相遇！顾逸东说，看到这份电传，我脑袋都大了！此前天天都在开展预想，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还会有来自天外的“流星雨”！“流星雨”就是在太空中像乱箭般迸射的小陨石，它是航天器飞行中的“天敌”。据说，一个核桃大的小陨石就能将飞船击穿。实在是防不胜防啊！

顾逸东急忙放下手头工作，接通了北京空间环境预报中心主任龚建村的电话。顾逸东问，电传上的信息是否可靠？龚建村说，可靠，这是我们近期通过检测和天文计算的结果。如果18日发射，飞船碰到“流星雨”的可能性极大！而且，后面还有可能遇上“流星暴”！

空间环境预报中心组建于1998年，历史虽短，却实力不凡。进入11月后，预报中心的专家们在搜寻资料时看到国外多次报道说，11月太空可能出现“流星雨”！果然，国际空间站的发射时间很快被推迟，美国国防部随后也为其间谍卫星发出了应急规避的轨道指令。于是这一信息引起中国预报中心专家们的高度警觉。他们加班加点，一边实施监测，一边加紧天文计算。计算结果，11月18日“神舟一号”飞船的发射窗口正好在狮子座“流星雨”的时段内。而且，其后还有可能发生“流星暴”。即还有从彗星上迸出的陨石射向地球外层空间，其数量为每小时15000颗左右，时速为每小时7万至20万公里，其危险程度比“流星雨”还要可怕！

顾逸东问，18日遇到“流星雨”的概率是多大？龚建村说，18日发射，风险率为100%；推迟24小时，风险率为6%；推迟48小时，风险率几近于零。顾逸东放下电话，当即将情况报告了副总指挥沈荣骏。沈荣骏又当即将这一

情况报告了总指挥曹刚川。工程指挥部马上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曹刚川说,我国首次发射飞船,事关重大,别说百分之六的风险,就是万分之六的风险我们也不冒!会议最后决定,“神舟一号”飞船的发射时间再往后推迟两天,即定在11月20日。这样,既可避开“流星雨”的袭击,又给“远望一号”测量船多留出两天时间。会后,指挥部当即将发射时间呈报中央。

果然,11月18日这天,北京空间环境预报中心获悉,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法国等国均预测到了那场可怕的“流星雨”!消息传至发射场,专家们个个瞠目结舌,一阵后怕。

11月20日凌晨6时,即将起飞的火箭、飞船巍然屹立在发射塔上。成千上万来参观的群众不顾冬夜的寒冷,早已等候在发射场的四周。吴邦国、张万年、吴仪等中央领导也坐镇指挥大厅观看发射。尽管此次发射的飞船里没有航天员,但因为是第一次发射飞船,所以从指挥大厅到各个技术岗位的气氛都很紧张。尤其是火箭和飞船系统的几位老总,眼睛紧紧盯着大屏幕,表情十分严峻。

6时30分,指挥员准时下达了“点火”口令,载着“神舟一号”飞船的“长征二号F”火箭拔地而起,扶摇直上,开始了中国载人航天的处女之航!12秒后,程序开始指挥火箭拐弯。指挥大厅频频响起调度员的声音:逃逸塔分离正常!助推器分离正常!一级火箭分离正常!

大厅随之响起一片掌声!然而就在这时,大屏幕下方的一组曲线突然发生急剧变化。接着前方测控站传来信息:火箭飞行速度正在急速下降!掌声戛然而止。专家们的心跳骤然加快。尤其是火箭总师刘竹生和总指挥黄春平,两人不禁一起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大冬天的,额头居然渗出一片细汗!很快,曲线恢复正常。接着,从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传来调度员的声音:火箭、飞船分离正常!火箭反推点火成功!飞船准确入轨!掌声再次爆响。刘竹生和黄春平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然而,当“神舟一号”飞船进入第13圈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再次把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的专家们的心揪了起来:按事先预定的程序,飞船进入最后一圈后,地面要给飞船注入一个变轨的返回控制指令。但渭南测控站

第一次向飞船注入返回控制指令时,没有成功。青岛测控站第二次向飞船注入返回控制指令时,仍然没有成功。飞船很快飞临日本海上空,位于太平洋上的“远望二号”测量船第三次向飞船注入返回控制指令,还是没有成功!北京指挥控制中心的紧张气氛一下子达到了顶点!专家们坐不住了,全都站了起来!

很快,“神舟一号”飞船进入第14圈,即最后一圈。即给飞船注入返回指令只剩最后一次机会了。这个最后的机会留给了“远望三号”测量船。而“远望三号”测量船注入指令的时间只有47秒!如果在47秒内再不能给飞船注入指令,飞船的落点将会偏离40公里,甚至很可能失去控制!

此时,最紧张的是北京指挥控制中心飞控组的专家们。他们快速完成了故障分析、测控条件计算、数据注入仿真试验后,马上提出了故障处理方案。但飞船进入“远望三号”监测区后,当飞控组的专家对原来的第一条指令进行删除时,一连删除了好几次,就是删除不掉!再继续删除,还是删除不掉!注入指令的时间眼看着一秒一秒地流失,最后只剩下了10秒!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飞控组果断地向飞船发出了应急指令,终于打开了飞船舱内的接收设备,转换了应急电源!

1999年11月21日凌晨3时41分,“神舟一号”试验飞船绕地球飞行14圈后,成功返回地面。副总指挥沈荣骏说,发射成功后,我们向中央申请补助经费的报告刚递上去,朱镕基总理当天就大笔一挥同意了。

此次发射试验在“神舟一号”飞船上搭载了两面旗,一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另一面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在澳门回归祖国这天,即12月20日,由航天总公司总经理王礼恒亲手交到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官员的手上。而被航天人称为“太空国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则在21世纪来临的第一天,迎着新千年的第一缕曙光,缓缓升起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

第二章 火箭突然被撞

2000年春节刚过,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在北京召开七大系统的“两总

《北京文学》国庆60周年征文文学作品展

会议”。会议决定,将在2000年12月前择机发射“神舟二号”飞船!

“神舟二号”与“神舟一号”的最大区别是,“神舟一号”是一艘配置较简单的试验性飞船,仅有八个系统参加了飞行试验,围绕地球只飞行了14圈;而“神舟二号”则是一艘配置完整的正样飞船,13个系统全部参加试验,凡与航天员生命环境保障有关的仪器设备全部采用真件;并且它将第一次按照载人飞行的实际轨道,围绕地球飞行108圈,共计七天时间。飞船返回时,轨道舱将继续留在太空运行半年。有人将“神舟一号”称为“最小配置版”,将“神舟二号”称为“完整配置版”。此外,由中国科学院负责的飞船应用系统在“神舟二号”飞船上第一次安装了多种科学试验仪器,飞船届时将在太空首次开展空间科学实验活动。

2000年11月8日,一架载有“神舟二号”飞船的大型运输机从北京起飞,三个小时后,顺利降落在西北酒泉鼎新机场。由于上次“神舟一号”出师不利,所以这次飞船系统对“神舟二号”加倍重视,唯恐出现丝毫的疏漏,不仅在技术上精益求精,而且在飞船的运输方式上也由原来的火车运送改为飞机空运。用火车运送不但要把飞船分成八块,而且到了发射场后,已在北京做过的各项检测工作,比如总装、测试等,全得重来一遍,稍有不慎还会出现問題。而用飞机空运飞船,虽然在我国尚属首次,难度很大,却能实现整体运送,还能节省时间。

“神舟二号”抵达机场后,顺利转运至基地测试大厅。在接下来的一系列测试中,同样一帆风顺。然而说来令人难以置信,飞船一帆风顺,“长征二号F”火箭抵达发射场后,却一路坎坷,甚至横生惊天大祸!

12月3日这天,火箭在作单元测试时,火箭控制平台的一个陀螺突然出现问题,经反复检测,怎么也查不出原因。控制平台被称为火箭的“大脑”,“大脑”突然有病,却查不出病因,这让火箭总指挥黄春平非常着急。火箭总师刘竹生说,要解决控制平台的问题,非得请徐云锦!徐云锦是中国控制平台的权威专家,在航天部享有“平台皇后”之称。可“平台皇后”已七十有余,退休赋闲在家,不在发射场,而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城。

黄春平当即飞往北京,下了飞机,几经周折,终于设法找到了徐云锦等几位专家,接着又请他们用电话遥控指挥发射场做试验。可是几位专家遥控

指挥了一天,故障还是无法排除。于是徐云锦提议,发射场试验条件简陋,最好把控制平台运回北京!但控制平台是一个70多吨的庞然大物,从酒泉运回北京,一路颠簸,状态肯定会有变化,万一老毛病没有解决,新问题又折腾出来,怎么办?黄春平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控制平台不能拉回北京,只能请徐云锦等几位专家辛苦一下,跟他去一趟发射场。但“平台皇后”走南闯北大半生,从来只坐火车不坐飞机,尤其最怕“图-154”!这是老太太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习惯是个很难改变的东西,尤其是老太太的习惯。不过,这次事关发射成败、国家荣辱,老太太最后还是一改几十年的习惯,带上一大包药片,迈着颤巍巍的双脚,跟着黄春平便上了飞机。

徐云锦等几位专家在发射场经过几天几夜的反复试验,终于发现,原来故障的原因是平台内环轴端有一根导线碰到了内壁的电缆束管所致。导线取出后,徐云锦特意将这根导线用秤称了称,总共只有17克!而就是这根仅有17克的导线,竟然阻碍了70多吨的控制平台的飞速旋转,并让众多的专家们从北京赶到戈壁,心跳一次又一次地加快!

火箭的故障刚刚排除,飞船的麻烦又接踵而至。12月11日上午,在飞船、火箭和发射塔的联合检测中,飞船系统人员刚一加电,便收到了一个不该收到的误发信号——“船箭分离”信号。再一复查,该信号又神秘消失,无影无踪。“船箭分离”信号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如果正式发射时在该出现时出现了,便意味着飞船与火箭在该分离时分离了,其后果将是毁灭性的。此事报告戚发轫后,戚发轫也为这一神秘的信号颇感头疼。后经60多次的反复试验,终于查找到了故障原因,原来是开关电缆保护层上的镀铝薄膜与一个节点相碰,造成短路所致。

然而,就在2000年12月31日这天,即20世纪的最后一天、21世纪的前一天,一个几乎是灾难性的打击又突然降临发射场!这天,火箭与飞船已经对接成功,测试已经全部完成,飞船的燃料也加注完毕,头上顶着装满了燃料的飞船的火箭,准备在第二天就垂直转运发射场,四天后正式实施发射。在发射场忙碌了几个月的航天人也在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告别旧世纪,迎接新世纪”的红色条幅已经挂出,聚餐的食品已经准备齐全,军民联欢活动也已安排妥当。大家打算好好过上一个元旦,然后将“神舟二号”飞

船一举送上太空！可万万没想到，就在这节骨眼上——下午3时10分，一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在发射场轰然炸响：已经处于垂直对接状态的火箭，突然被活动发射平台给撞了！

火箭被撞，这还了得！短短几分钟里，发射场上所有领导的办公室电话和手机几乎同时鸣响。领导和专家们得知这一消息后，全都愣了！而最先报告这一消息的，是一位女调度员，话还没说完，便在电话里呜呜哭了起来……

事故原因很快查明：基地发射站的一个战士在二岗没到位的情况下，给发射平台备份电源通电，由于疏忽大意，阴差阳错，把备份电源和正式电源接反了，结果导致不该行走的活动发射平台突然往前行走，一下撞在了火箭的腰杆上！

最紧张的是黄春平、刘竹生、张建启。三人都是火箭的直接负责人，对火箭被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火箭真被撞坏了，用张建启的话说，搞不好是要坐牢的！

黄春平，福建人，1938年生，曾用名黄清官，时任火箭系统的总指挥。黄春平细眼睛，粗腰杆，头大耳阔，面带福相，谁见了都说此人命大福大。可在中国专家的队伍中，恐怕再没有比他出身更苦的了。在发射场那间拥挤不堪的小屋里，当他向我讲起童年的苦难日子时，泪流满面，痛哭不止。概括地说，12岁前，他把人间的苦几乎都“吃”完了。但就这么一个从小在苦水里泡大的孩子，完全靠着自己的勤奋与毅力，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之后在中国火箭研究院一干便是40年。黄春平是典型的性情中人，平常碰上高兴的事或伤心的事容易动情。尤其是每当看到火箭穿过熊熊燃烧的烈焰从发射塔上成功升起，他常常以泪洗面，泣不成声。工作中的黄春平雷厉风行，魄力十足，是个典型的“工作狂”！特别是在处理一些棘手问题时，刚柔并济，游刃有余，既有专家的智慧，又有农民的聪明。为了确保火箭的质量，他狠抓火箭的元器件，跑遍了全国60多个元器件生产厂家，亲自蹲在车间与工人交谈，事无巨细一抓到底，因而有“元器件副院长”的绰号。可以说火箭上可能出现的问题他和专家们几乎全想到了，但唯独没想到火箭从北京安全运到发射场后，居然还会被撞！

黄春平说：火箭被撞这一天，原本是 20 世纪的最后一天，大家都准备过年了，却突然接到了火箭被撞的电话，我把它叫作 20 世纪最黑暗的一天！当时我们几个领导正在发射场的宿舍里休息，还没上班。事件发生后，在场的薛金宁给我打来电话，边哭边说，黄总，我们的火箭不行了，被撞了！我一听就蒙了，脑门冒汗，血压也一下就上来了！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为了不惊动更多的人，我一边稳住在场的人，让他们先别动，一边通知总师刘竹生、副总指挥刘宇，然后我们三人立即赶到火箭测试大厅。大厅里有一个 11 层高的工作平台，火箭就被包裹在工作平台里。我们听完简短的汇报，然后就从工作平台最高的 11 层开始，一层一层地往下看，而且是跪着一处一处地往下摸，摸一处，记一处。火箭是薄皮的，任何一个硬东西碰一下都不行。最后一统计，火箭一共被碰伤了 18 处，火箭的位置也移动了 20 厘米！看着火箭被撞的伤口，我心里难过死了，好像每一道伤口都伤在我的心上！当时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完了完了，火箭伤得比较厉害，可能发射不了了，看来这回要打道回府了！发射基地的同志一听不能发射了，都吓坏了。尤其是张建启副司令员，非常紧张！

刘竹生时为火箭第二任总设计师。他 1939 年生于哈尔滨，1963 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身高 1.83 米，个大，腰细，在发射场一站，如同他的名字，像一根挺拔的竹子。《航天报》记者闻杨杨说，刘竹生穿衣服的标准很简单，就一个字：大！在他的衣柜里，同一号码、同一颜色的衣服特别多，以至于他刚换了衣服走出家门，别人就问，刘总，你怎么老穿一件衣服啊？甚至他去菜场买菜，一买也是一大堆。有人问，你干吗买一大堆啊？他说一次买够，省事，痛快！但对待火箭，刘竹生却心细如发。刘竹生说，不细不行啊，百分之一的失误就有可能毁掉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载人航天的最大特点，就是一个人的一个小错误，就有可能葬送成千上万人十年二十年的心血，所以必须一丝不苟。的确，刘竹生想火箭，常常想到几近疯狂的地步，有时半夜三更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他会立即翻身爬起，擂响同事的房门，拉着别人讨论，或者自己跑到办公室狂画草图，如痴如醉。他平常上班使用的交通工具，是一辆“28”的天鹅牌自行车。这辆自行车他已经骑了 20 年了！他说，我从小就喜欢听嫦娥奔月的故事，幻想着人有一天飞到天上，这是我的第一个梦想——

飞天梦。我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神秘的宇宙非常着迷,总想去探个究竟,这是我的第二个梦想——航天梦。我喜欢航天,偏爱火箭,因为它与国家的强盛有关。所以我希望通过航天,让我的祖国变得更加富强。这是我的第三个梦想——强国梦!于是,每当一枚新的火箭运到发射场,他总是感叹说,火箭这玩意儿尽管拍一拍是金属的,用手摸一摸是冰凉的,但我总感到它像人一样,也是有生命的,你如果不好好伺候它,它肯定找你算账!这不,今天就因为一个小战士没有伺候好火箭,火箭就要起脾气、使上性子了!

刘竹生说:接到电话后,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火箭肯定受到重创了!所以当时大家的脸都灰了,全傻了!我感觉整个戈壁滩好像都鸦雀无声了。因为火箭这一撞,关系到很多问题,比如火箭到底撞在什么地方了?修复后还能不能用?需不需要拉回北京?发射推迟多长时间?发射试验队撤不撤离现场?等等。火箭就像一艘渡船,它的历史使命不到600秒,要在这不到600秒的时间里将载着航天员的飞船送入太空,一旦点火,就没有回头路可走。所以别说被撞了,就是碰一下,也让人心疼,让人睡不着觉!

张建启时任酒泉基地副司令员、发射副总指挥。就在火箭被撞的这天上午,他见了老朋友黄春平,还在黄春平的脸上吻了一口,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一位记者抢拍下了这个镜头,开玩笑说,这是20世纪最后一吻!可老天偏偏也开了个大玩笑——火箭被撞,于是张建启再也笑不起来了。

张建启说:这天下午,我正在总装测试厂开会,得到消息后,我的心里立即“咯噔”一下,心想完了!赶到现场一看,火箭被撞了十多个地方,比想象的还要严重。说实话,从西昌基地到酒泉基地,我参加的发射也有几十次了,经历过无数次的成功与失败,经历过许许多多的风风雨雨,但还从来没有这次的压力大!想想吧,当时离“神舟二号”飞船发射的时间只有四天了,而发射窗口一共只有12天,过了这个发射窗口,就没有机会发射了。可火箭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被撞,你说倒霉不倒霉?火箭到了发射场,就等于交到了我的手上,现在又是我手下的兵操作失误,才导致火箭被撞,你说我心里的压力有多大?如果因为这起事故而导致不能发射,怎么向上级交代?怎么向中央交代?要知道,撤职事小,搞不好可是要坐牢的呀!当时就有人追问,是谁指挥的?是谁操作的?必须追究责任!心情当然可以理解。但我说,现在不

要追究谁指挥的、谁操作的,也不要忙于追究谁的责任。我是现场总指挥,出了问题,责任由我承担!当务之急,先查清楚问题,拿出应急办法,稳定发射场人员的情绪。

飞船系统总指挥袁家军和总师戚发轫同样十分紧张。因为“神舟二号”飞船这次装有600多台(套)设备仪器,上百台大小计算机,数十万条软件程序,12万多只元器件,还有加起来10多公里长的电缆线。而且,燃料已经加满,用专家们的话说,飞船只要加注了燃料,就像一个超级炸弹,只要磕碰一下,便有爆炸的可能。还好,袁家军和戚发轫检查后,初步诊断飞船没有什么大问题,受到震动的力度远远小于发射时。

很快,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胡世祥在发射场召开了紧急会议。各系统老总赶到后,个个神情凝重,都不说话,尤其是发射系统和火箭系统的几位老总,脸上像下了一层霜。会议气氛空前紧张。

怎么办?听完几个系统的简单汇报后,胡世祥问了一句,声音虽小,分量很重。戚发轫和袁家军明确表态:飞船没有问题,不用重新测试。问题的焦点便集中在了火箭身上。大家都盯着黄春平和刘竹生,等着他俩表态。黄春平和刘竹生感到这个态要表很难,不表又不行。火箭意外被撞,最好的处理方法,当然是取消此次发射,更换火箭被撞的所有部件。这就意味着要对火箭重新分解,再对分解后的产品重新试验,然后再用两个月的时间对装配好的火箭重新检测。这样的话,时间显然不允许,也将打乱后期的全部计划。根据他俩的初步检查,火箭虽然身有18处伤痕,但初步估算,火箭受力不是很大,估计没有伤筋动骨,作些处理修复,不至于影响此次发射。但空说无凭,科学讲究的是数据。火箭在没有经过检测之前,天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状态,谁敢说火箭没有问题!最后,黄春平只好表态说,还是先给火箭作个“体检”再说吧!

当晚,久旱无雨的戈壁滩纷纷扬扬飘起了鹅毛大雪,发射场气温骤然下降,整个“东风”航天城冷冷清清,寂静无声。专家们本来就冰冷的心更凉了。尤其是黄春平和刘竹生,两颗备受折磨的心更是苦不堪言。重新检测火箭,凶险多多。一个58.3米高、几百吨重的庞然大物颤巍巍地立在厂房,胳膊大腿、五脏六腑、里里外外都要“体检”一遍,无异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尤

《北京文学》国庆60周年征文文学作品展